

中国开国皇帝全史

嬴政

刘邦

刘秀

司马炎

杨坚

李渊

赵匡胤

铁木真

朱元璋

努尔哈赤

千秋霸业

7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第七卷·宋太祖

——中国开国皇帝全史

千秋霸业



赵匡胤出生在一个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的时代。他有一个以福兆命名的乳名“香孩儿”。他遭受过冷遇，有过不堪回首的流浪生涯。然而，当人们回眸历史，竟发现没有哪一个人象他那样和黄袍有缘：他曾经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份裂黄旗披于主帅郭威之身，使其成为后周王

朝的第一代君主；九年之后，黄袍加身的一幕再度重演，不过这次的主角变成了他自己。一个陈桥驿，缩短了他与皇帝宝座的距离，把一个“香孩儿”的梦境推演得惬意而真实。

他用几杯御酒把地方的兵权、财权、司法大权统统集中到中央，又重文抑武，务农兴学、刷新吏治；荡平南方割据势力，使身上的黄袍更加光彩照人。

然而，他最终失去了黄袍，猝死在50岁的盛年，统一大业也没有最后完成。他的死，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历史的遗憾，也留下了一桩揭不开的千古疑案……

目 录

第一章 血与火的时代	(1)
一、唐都惊魂	(1)
二、“城头变幻大王旗”	(6)
第二章 少年壮志	(37)
一、“香孩儿”	(37)
二、“他日安邦定国，方不虚此生！”	(49)
第三章 南征北战	(69)
一、澶州兵变	(69)
二、征汉伐唐	(77)
三、柴荣托孤	(101)
第四章 黄袍加身	(109)
一、袖里乾坤	(109)
二、陈桥兵变	(120)
第五章 小试牛刀	(141)
一、隆重的葬礼	(141)
二、神秘的蜡丸书	(158)
三、调虎离山	(163)
四、铁券丹书	(175)
五、扬州：火的海洋	(183)
第六章 强干弱枝	(191)
一、杯酒释兵权	(191)

二、御将有道	(200)
三、分权治军	(223)
四、赵普的三大纲领	(239)
五、试探气球	(265)
第七章 沙场狂飙	(271)
一、运筹风雪夜	(271)
二、孟昶之死	(283)
三、北伐受挫	(300)
四、大破群象阵	(319)
五、“琼窗梦断双娥皱”	(338)
六、吴越献土	(357)
第八章 国运清风	(373)
一、劝农固本	(373)
二、用人之道	(399)
三、“宰相须用读书人”	(433)
四、“天下第一家”	(450)
第九章 历史之谜	(469)
一、斧声烛影	(469)
二、金匱之盟	(487)
第十章 千秋功过任评说	(501)
附录 宋太祖赵匡胤大事年表	(515)

第一章 血与火的时代

一、唐都惊魂

唐天佑二年，公元 906 年，六月。

河南滑州白马驿。

唐左仆射裴枢、独孤损，右仆射崔远，守太保致仕赵崇，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陆房，工部尚书王溥，兵部侍郎王赞以无罪贬，同日赐死于此。而“凡缙绅之士，与唐而不与梁者，皆诬以朋党，坐贬死者数百人。”“朝廷为之空。”

平平常常的一天早晨。天方现曙，晓雾未散。滚滚而前的黄河岸边肃立着一彪人马。为道的是东平王、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朱温。

随着狰狞夜色的消褪，噩梦般的一切都过去了。

裴枢等 7 员朝廷重臣临终之前惊心动魄的诅咒、惨呼、辗转挣扎；刽子手声嘶力竭的吆喝；数百员名臣缙绅在刀砍斧劈下鲜血迸射、首级山积、尸身枕藉的惨况……都过去了。

裴枢等毙命之时，绰号“夜猫子”、自己屡试不第却对这些进士出身的贵族怀恨在心的李振，恶毒地向朱温进言：

“此辈自谓清流。宜投入黄河，永为浊流。”

清流，变成了浊流。却只不过是浊流。

好笑。果然好笑。

朱温仰天长笑了，觉得自起兵、自大加杀戮以来人未有过的轻松。他回忆着走过的历程，大笑，而狂笑。

李振等也跟着怪笑。

笑声中，裴枢等 30 多具尸首被抛入了黄河。

凄厉尖锐的笑声，在寂寥空旷、弥漫着血腥的夜幕中回荡。星月为之变色，抖索着藏入云层深入。……

不知过了多久，笑声嘎然而止。一片死寂。

天已微明。

朱温脸色铁青，紧抿着嘴，一动不动眺望黄河。

放眼不尽的河面上，涌来一团一团的白雾。白雾下，那血腥的一切，都被黄河一如既往地默默承受，冲刷得干干净净。只有泛起的泥沙，微微现出赭色，随着浑浊的河水上下浮沉，打着沉重的旋涡，滚滚东去。

略带腥味的潮湿空气轻拂人面，使人时而畅然，时而怅然……

李振干笑两声，打破静寂，搭讪道：

“清流们也有浊流的下……”

朱温微微横目，一道厌恶的目光，使李振将未及出口的“场”字生生噎回。

大队人马继续肃立。良久，朱温猛吸一口气，清啸一声，控缰转身，扬鞭打马，飞驰而去。左右立即催马紧跟。一阵杂沓的蹄声过后，黄河岸边又恢复了平静。

这一幕，史称“白马之祸”。

“白马之祸”宣告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

公元3世纪，中国曾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其时，大分裂大迁徙大融合的背景，造就了一个士族门阀特权阶层，他们在政治上，通过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世世从政，把持权柄；在经济上，通过官品占田制和封拨赐赏占等超经济手段，攫取了大量土地，建立了大地主庄园，成为下压百姓、上干皇权的强大力量。短暂的隋朝及300年大唐帝国试图削弱士族力量，却未能如愿，大地主庄园依然存在，名门子弟依然通过各种渠道，占据科举取士的几乎全部名额，进而继续把持官场，并自诩“清流”，将出身卑微的人斥为“浊流”。

公元8世纪，唐玄宗时爆发的“安史之乱”，使繁荣的大唐帝国露出了下世的光景。从此各地方节度使拥兵割据，中央非但逐渐成了一个空架子，而且随着大地主兼并造成的均田制破坏，税源枯竭，财政迅速匮乏。只能加派苛捐重税，又无异于饮鸩止渴，加速社会经济的崩溃。大批破产的农民、亡命的盐枭、无依的流民，聚集起来，终于于公元875年树起了农民起义的大旗。

起义军的领袖黄巢，据说原是一个科举落第的书生；投靠黄巢、成为黄巢主要大将之一的朱温，小时替人帮工，其早亡的先父，也是一个仕途无望、仅以教书度日的书生；而上述李振，更同许许多多没有机会进入枢要的书生一样，投靠地方军阀，充当各分权势力的幕僚、书记等等。他们无不期待通过武臣的力量，打破士族体制，出人头地。

他们的期待变成了现实。

黄巢起义延续10年，席卷除四川之外的全国，一度打进了长安。长街践踏公卿骨。黄巢起义虽然终被镇压下去，却全面清算和扫荡了门阀士族势力，使其直落谷底；唐朝虽然继续苟延残喘了数十年，其统治力量却实已崩溃，成为强大武将操纵的傀儡；朱温虽然暂时投降了唐朝，却继续以刀剑承负着历史的重任。

身世卑微的朱温是以逐鹿者的姿态，畅酣地屠戮阻挡他或可能阻挡他前进的每一个人。

公元883年、884年，朱温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共同镇压黄巢起义，交战40余次，屠戮义军数万人，直到黄巢败走山东。朱温大宴李克用于汴州上原驿，却于半夜命令军队向李克用发动突袭。李克用大醉未醒，被人以冷水洒面，急告曰：“汴帅使人害汝！”李克用一跃而起，与几名亲随缒城而出，方得回营，其余300人全数被杀。

公元889年11月，朱温在钜野南战败割据郓州的朱宣，黄昏之时本已战毕封刀，忽然一阵狂风骤起，飞沙走石，满山遍野断

头缺血凝冻的尸骸，好似一同发出凄厉的悲声。朱温之军无不心惊胆战。朱温亦不禁机伶伶打个寒噤，随即发狠道：

“此乃杀人尚少耳！”

竟下令将 3000 俘虏全部屠杀。

身世卑微的朱温是以复仇者的姿态，痛快地屠戮或借他人之手屠戮那些王公大臣、宦官外戚、名门权贵。

公元 903 年元月，唐昭宗李晔在朱温的挟迫下，杀了两军中尉宦官首领韩全海等 30 余人，又杀了 500 余名宦官。

公元 904 年正月，朱温密令侄儿护驾都指挥使朱友谅以唐昭宗李晔的名义，杀了宰相崔胤、京兆尹郑元规等，并将李晔移到洛阳。途中，朱温将李晔身边亲王、小黄门 10 余人和内园小儿 200 余名全部坑杀，换上体形面貌近似的相等人数，待李晔察觉，已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了。

八月，朱温命左右龙武统军朱友恭、氏叔宗、枢密使蒋玄辉等杀李晔。蒋玄辉派龙武尉官史太等 100 余人，于二更时以有紧急军情需面奏李晔为名，强行入宫。每门均留军卒把守。椒殿院河南夫人裴贞一上前质问：

“汝曹奏禀军情则已，拥兵入宫何为？”

话音未落，被史太一剑斩杀。蒋玄辉在旁一迭声喝道：

“至尊何在？”

昭仪李渐荣横身挡在殿前，厉声道：

“院使！妾等甘愿授首，且留官家一条性命！”

史太二话没有，劈头又是一剑，而后踢开李渐荣，提前滴血的剑闯入殿中。李晔着单衣尚绕柱逃避，史太上前一剑毙命。

随之，朱温扶李况即位，是为哀帝。又将朱友恭、氏叔宗作为替罪羊斩杀。

公元 905 年二月，朱温使枢密使蒋玄辉邀德王李裕等 9 位亲王到九曲池赴宴，将他们用酒灌醉后绞杀，尸体秘密掩埋。

六月，“白马之祸”。

“白马之祸”后，朱温继续杀了皇太后何氏、枢密使蒋玄辉、宰相柳灿、太常卿张廷范、太常少卿裴石间、温宝、知制诰张茂枢等。公元907年三月唐哀帝李况将帝位禅让给朱温，1年后，朱温将17岁的李况杀害。

然而，“白马之祸”是一个标志。

“白马之祸”，标志着中国告别了一个时代，迎来了一个时代。迎来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泱泱大国，礼仪之邦。统一，变成割据；集权，变成分权；高贵，变成卑贱；道义，变成粪土；太平，变成战乱；清流，变成浊流。军队听命君王，变成军队左右政局；文人效忠社稷，变成文人附庸军政。

二、“城头变幻大王旗”

这个时代，是武人角逐的争雄时代。

朱温代唐，使表面上的中央也不复存在，从此谁都没有了任何约束，尽可为所欲为；朱温建立后梁，是一个榜样、一个信号，从此，唐末动乱中通过招募散兵游勇、组织士兵乡团、攻杀俘获而握有武装力量的军阀、地主、地方官吏纷纷自立，为王为帝。历来至高无上，神圣不容觊觎的皇帝宝座，只要有兵权、有实力，人人可以坐得。

刘守光道：

“我地方二千里，带甲三十万，直作河北天子，谁能禁我？”

安重荣道：

“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53年的历史，是操兵权的武人攻杀、拥立、颠覆、兵变、征战的历史。一个个军事集团时胜时败，倏起倏灭。长的只有十几年，短的只有4年。中国四分五裂，战祸连绵，进入了自秦统一

天下以来少见的混乱时代。

后梁太祖朱温在位5年，逆唐末之道而行之。将唐朝法令旧本全部收回焚毁，实行《大梁新定格式律令》。

继续排斥士族。

朱温赞许大臣敬翔所云：“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风俗”，对唐朝高门名宦斥而不用，大量起用出身卑微、长期被压制的下层知识分子。

继续打击宦官。

朱温废除了唐时由宦官担任枢密使和崇政院使的做法。当吴越王钱镠上表，说明唐末有非刘（季述）韩（全海）之党的25名宦官逃到他处避难，现请还朝时，朱温拒而不纳，说：“此属吾知其无罪，但今革弊之初，不欲置之禁掖，可且留于彼，谕以此意。”

实施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励农桑、薄赋税；迁都汴州（又称大梁，今河南开封），使江南粮船无须中转直接到达等等。

后唐庄宗李存勖在位3年，为表示其为唐朝的正统继承者，全面革除后梁新政，恢复原唐旧法。如其主要谋臣唐末进士、李林甫之后李袭吉所言：

“变法不若养人，改作何如旧贯。”

他将国都从开封迁回洛阳；将被放逐的宦官召回朝廷；将崇政院改为原来的枢密院，重由宦官执掌；任官注重门第出身，宰相须由唐朝贵族中选拔。致立有大功的郭崇韬，也要硬充郭子仪之后，原出身低微的部下向其求官时，也随波逐流，道：

“公虽代邸之旧，然家无门阀。深知公才技，不敢骤进者，虑名流嗤余故也。”

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位7年，一切又尽数翻了过来。他杀宦官数百人；将无德无才靠名门出身当上宰相的豆卢革、韦说等，多次贬窜后赐死；处死孔谦，任命后梁时长官财政的张通朗为新设的三司使；纠正赋役不均的状况，鼓励农桑，轻徭薄赋……持续

了一段五代中少见的相对安定局面，被后人称为五代明君。

然而，这些不同的治国之策——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不管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不管是高明的还是低劣的，在王旗迭换、朝令夕改中，全都黯然失色、无足轻重，全都淹没在阴谋、战乱、流血、厮杀的肮脏泥潭之中。

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是武人的角逐和争雄。

后梁太祖朱温登基后，不断率军与各地割据势力如晋王李克用、唐王杨行密等流动作战。公元912年六月，朱温在洛阳重病。

这个无法无天、但凭手中刀剑斩却李唐龙脉、杀翻天潢贵胄，自己做了皇帝的一介武夫，直视“忠孝节悌礼义廉耻”如粪土一般，甚至以重病之身公开同儿媳通奸。养子朱友文妻王氏有姿色，朱温借侍疾为名，召她入宫，留陪枕席。王氏并不推辞，反倒曲意奉承，备极缱绻。每至云开雨霁，那王氏斜依绣衾，酥胸半掩，总会定住一双勾魂摄魄的美目，愣愣地出一阵神。此时她黑发如瀑，脂粉不施，神色庄重，更现出肌若凝脂、唇红齿白的天生丽质，比日常的娇羞万状又不知美了多少倍。朱温爱怜之中先自多了几分愧疚，忍不住声地问：

“爱卿莫非有什么心事？且说与朕，朕定为爱卿作主……”

王氏似猛然醒悟，却美目流转，笑生双靥，并不答话。

一次问得急了，王氏正色道：

“臣妾只想一事，官家能办得到么？”

“办得到，办得到！天下没有朕办不到的事。”

朱温握着王氏柔若无骨的小手，急切道。

两颗晶莹的泪珠从王氏眼中滚落，她委委曲曲地抽回小手，婉转莺喉，哽咽道：

“臣妾只想官家长命百岁，也好终身有靠……”

朱温胸口宛如被一个无形的铁锤重重击了一记，温暖，安慰，感激，歉疚、悲伤，无奈……万般情感一齐涌上心头，半晌说不

出话来。朱温早知道自己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只是他征杀一生，雄豪放荡，事也经得全了，人也杀得够了，福也享得足了，连皇上都做了，是以并不把生死放在心上，直连名位、江山都看得淡了。如今，王氏一语使他默然良久。人算不如天算。朱温事事做得，唯此一事，却是难办得紧呢……一股逆反的刚强之气从他胸中升起，随即朱温朗声笑道：

“这便有何难，朕百年之后，把大位传给你夫友文也就是了。”

王氏心中突突乱跳，双颊腾起两朵红晕，她竭力控制狂喜之情，当即跪下叩首谢恩，颤声道：

“君无戏言，以何为凭？”

朱温突然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眼前的女人变得陌生。他却不动声色，命人取来传国宝，付与王氏，道：

“汝可执此速回东都召友文前来，朕自有道理。”

王氏喜不自胜，领旨谢恩，连道珍重的话也忘了说，奉传国宝轻盈转身，匆匆离去。

朱温望着王氏离去的背影，失望、厌恶、怅惘的感觉袭上心头，不由发出一阵悲凉的大笑，疲惫不堪地倒在龙榻之上。

这一幕，被一个有心人窥了个清清楚楚。这个人，便是朱温次子朱友圭之妻张氏。她先王氏进宫入侍，得朱温专宠。待王氏得宠，朱温早将张氏撻过手了。张氏心怀醋意，买通宫女，伺探王氏隐情。不料这日，宫女却报告了上述情景。张氏如受雷轰电掣一般，呆立半晌，即刻踉跄出宫，奔出府中，对朱友圭且泣且诉道：

“官家将传国宝付与王氏，怀往东都。俟彼夫妇得志，吾等命皆休矣！”

朱友圭又惊又怕，不知所措，只急得双泪长流。

仆夫冯廷谔上前厉声道：

“事急则计生！欲要求生，需早定计，今事已急，尚学小儿相

对啼泣么！”

正在这时，崇政院遣使颁诏，命朱友圭出为莱州刺史，即日起程。

朱友圭原任左右控鹤都指挥使，地位职权均高于刺史。送走诏使，冯廷谔急道：

“近来左迁官吏，多半中途赐死，事已万急，大王不行大事，死在眼前了！”

朱友圭咬牙顿足，易服微行，潜入左龙虎军营与统军韩京力密商。二人合谋，以韩部牙兵 500 人杂入友圭的控鹤兵中，混入禁中，分别埋伏。半夜时分突然发动攻击，各举兵刃，蜂拥入宫。朱温披衣而起，惊问道：

“何人造反？”

朱友圭抢上一步，大声道：

“某！”

朱温大怒，道：“朕早疑汝欲反，悔不早日杀却！逆贼逆贼！汝忍心杀你，天地岂肯容汝？”

朱友圭嗔目切齿道：

“老贼当碎尸万段！”

冯廷谔挺剑上前，一剑刺入朱温之腹，旋搅拔出，鲜血四迸，肠胃皆出，朱温狂呼毕命。

时公元 912 年六月七日。

朱友圭利用军队发动兵变，杀了凭借兵权当上皇帝的老子，自己做了皇帝。

半年之后，公元 913 年二月，朱温四子朱友贞与朱女婿郑岩密谋颠覆，郑岩早已将世事瞧得明白，道：

“此事易如反掌。只要将兵权抓在手中，没有办不成的事！现在岩掌管禁军；侍卫亲军龙虎统军是先帝外甥袁象先；外面拥重兵、掌大权的是魏博节度使杨师厚杨令公。杨令公若发一语，晓

语内外军士，事可立办。”

朱友贞即派心腹将领马慎交到魏州说杨师厚，言明事成之日赐与他劳军钱 50 万缗。

杨师厚尚自犹豫，道：

“方郢王弑逆时，我未能入都讨逆，今君臣名分已定，无故改图，果然行得么？”

马慎交道：

“郢王弑逆，便是乱贼，焉能以之为君！均王讨逆，便是忠义，一旦均王破贼，敢问公将如何自处？！”

杨师厚猛悟道：“非君之言，我几误事！”

立即派人与马慎交同去洛阳，与赵岩、袁象先等商议行动计划。

此时，留在东京汴州的龙骧军奉旨将返回洛阳。朱友贞乘机派人激众道：

“天子因龙骧军曾叛怀州，所以怀疑到诸君头上，一概召还。君等一到洛下，恐将悉数坑死！均王那里已接到密诏，因不忍君等冤死，特先透个消息！”

龙骧军卒一听，纷纷赶到均王府，环跪呼吁，乞指生路。朱友贞拿出事先伪造的假诏，令其遍阅，流涕道：

“先帝与尔等经营社稷，共历三十余年，千征万战，始有今日。今先帝尚为奸贼所害，尔等焉可逃生！”

说着引众军进入府厅。众军只见府厅之中一片缟素，迎面壁上高悬先帝朱温的遗容，不禁跪伏，且拜且泣。友贞见群情已然激愤，遂哭着大声鼓动道：

“郢王弑杀君父，逆天违地！复欲磨灭亲军，残忍已极，今日尔等唯有打到洛阳，擒杀逆竖，告谢先帝，方可转祸为福！”

众军踊跃而起，齐声应诺，争呼友贞万岁，鼓噪而去。

友贞遣使飞报赵岩。赵岩、袁象先夜开城门，放诸军入城，一

面领禁军千人，突入宫城，喧呼杀贼。朱友圭仓促闻变，慌忙欲走，已是走不了了。乃令冯廷谔先杀张氏，而后杀己。冯廷谔亦随即自杀。百官逃散。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晓、侍讲学士李挺均为乱军所杀。

都内各军，乘势大掠。

时公元 913 年二月十七日。兵变。朱友贞做了皇帝，是为梁末帝。

后梁太祖朱温之后两世皇帝，两次兵变。

与朱温并肩角逐的是李克用。

李克用本姓朱邪氏（诸爷氏的转音，传说其祖生于雕窝之中，由酋长交各部族轮流抚养成人，故以诸爷为姓），是西突厥沙陀族人。世居北廷沙陀大漠。李克用的父亲本名朱邪赤心，曾任唐朔州刺史。咸通年间，因讨伐庞勋有功，擢金吾上将军，赐姓名“李国昌”，从此朱耶氏改为李姓。李国昌历任唐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伐北军节度使，于公元 883 年去世。李克用是一员勇将，15 岁就随父征战，曾一箭双雕，人称“飞虎子”。唐末黄巢起义，唐朝廷无力镇压，任命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意借沙陀兵的力量剿灭之。李克用不辱使命，与黄巢叛将朱温共同平定了黄巢。李克用更收复长安，被任命为检校司空、河东节度使，其时年仅 28 岁。那时起，朱温即将李克用作为敌手，上演了上述阴谋袭击李克用的一幕。朱温代唐的过程中，不断与李克用相互攻杀。朱温代唐后，四川王建曾派人来建议李克用“各王一方”，待消灭朱温后，再寻唐朝后裔立为皇帝，李克用拒绝了，仍用唐朝正朔，自视唐臣。

朱温代唐第二年，公元 908 年正月，李克用疽发于背而死。其长子李存勖继位为晋王。

李存勖文武双全。文，30 岁就研读《春秋》，通晓音律，能歌舞；武，擅长骑射，胆略过人，被后人称为“战术天才”。唐昭宗

李晔曾夸赞他：“此子可亚其父”，因而得号李亚子。

李存勖的继位，似乎没有经过“兵变”，然而，父亲留给他的遗产、遗训，首先是军权，是征战。他永远不会忘记父亲临终时的情景。

那夜奇冷。

炉中兽炭余烬已熄，刺骨的寒风发出时而呜咽、时而尖厉的鸣声，击打着窗棂，从可以寻见的一切缝隙中钻进屋中，将两盏昏惨惨的白纱灯吹得不住摇晃。李克用帐上宝剑、枕边头盔以及蓬乱发髻映在壁上的影子，也忽大忽小，形如鬼魅……

屋中的空气似已凝冻。

李存勖跪在榻前，泪眼朦胧地望着在阴阳界上挣扎的父亲。这统辖千军、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如今正孤独一身将往无人知晓的彼岸……

不，他不愿意就这样走，他还有事未了……

李克用又一次挣扎着睁开眼睛，喘息着命存勖取来他平时所佩箭囊。用颤抖的手久久抚摸着，冰冷枯瘦的脸上慢慢泛起红晕，浑浊的双目突然清亮，激射两道电光，威武英豪之气重现眉宇。

李存勖心中一紧，知是回光返照，强忍悲痛，哽咽道：

“父王保重！”

李克用此时心中明白，竟挺身坐了起来，威严健朗，一如平日。他从箭囊中探得一箭，授与存勖，沉声道：

“这一箭要你横扫幽燕！刘仁恭刘守光叛晋降梁，为父所恨，且你如不先据幽州，即不可能进图河南……”

存勖恭行大礼，含泪接了。李克用又探得一箭，略现悲戚之色，旋复刚强道：

“这一箭要你马踏契丹！耶律阿保机曾与为父结为兄弟，现却背约附贼，那也说得不得了。”

存勖再拜接箭，亦悲且愤。李克用气力似已用完，红晕褪尽，